

ANOTHER END OF TERRA

回归线

Vol. 01

2022.06

本期封面画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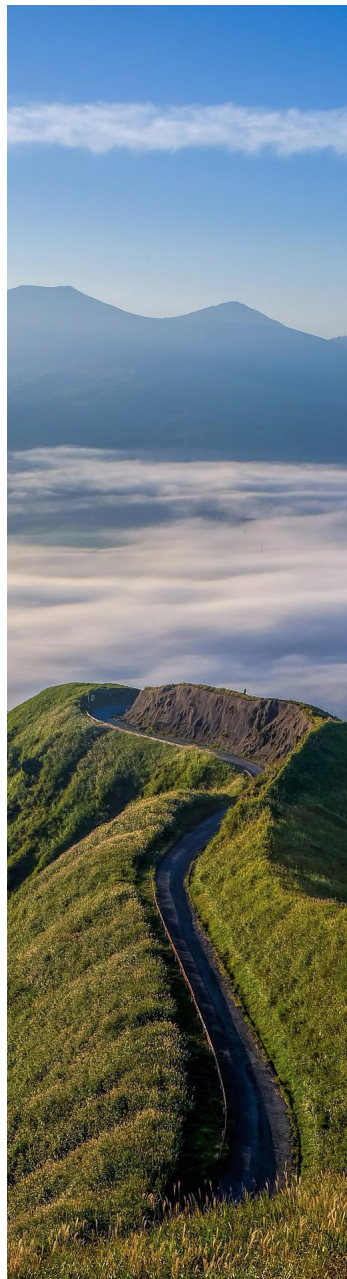
@qz芋烛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Kohji Asakawa 摄

卷首语

◎ 广英与荣耀

周作人曾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汉语言文学创作大致归纳为“载道”与“言志”两脉。在周作人看来，真正的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若是有目的，也只是以“说出”为目的。”因此，他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

作品创作，大多会传递作者的“道”与“志”。只是同人作品创作又和传统文学不同，无法以如此纯粹的文学观念以指导——没有自我内涵，只是一味为了服务他人的作品，未免总是满足于低层次的感官和情感刺激；一味传达意义和思想，输出作者观念，杜绝了作品和读者交互的话，又未免有些高傲了。寻求一个“上层志道”和“读者期望”相容的层面，来为作品激发生机和活力，这正是二次元同人创作和传统文学的区别，无论是“方舟创作”还是“其他创作”。这种区别本质是一种“不纯粹”，而这种“不纯粹”也正是同人创作之坦率，真实和浪漫——我们评析我们能读懂的，满足的吸食我们期待的，满足了本能的迷恋，又收获了意义和内涵。将这点大致从文字创作延伸到一切创作，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欢迎阅读《回归线》，本杂志的全体编绘人员意在探寻二创的“回归线”，表达作者的“意志”，满足读者的“趣味”——祝愿您能够熏陶“意味”，满足“本能”，收获“志道”。



灾厄降临于世
双翼断折，生机不存
祂说：这世间应有光
飘渺的奇迹化作血与汗
未来已然萌芽

圣言铭刻于心
信念铸就魂灵
你是高翔的飞鸟
愿你执此锋芒
卫佑国土

浪潮拍打礁石
静谧未曾远去
黄金的过往飘逝如烟
余晖落幕，它们悄声低语
风暴将至

愿以不灭的灯火
指引远航的方舟
浪潮骤起，我不会畏惧
纵有万千愚人
吾往矣

目录 / 2022.06

- | | | |
|----|----------------|----------|
| 1 | 卷首语 | 广英与荣耀 |
| 4 | 潮梦圆舞 | 广英与荣耀 |
| 10 | 困境中的骑士 | 格里芬 |
| 16 | 审判的终点 | 饱和式安利受害者 |
| 20 | 誓约之日 | 琉璃色的龙神玉 |
| 24 | 舞者 | 月琉璃 |
| 32 | 海燕与孔雀鱼的短歌：大地之眼 | 亲爱的树鸚 |
| 33 | 罗德岛绘本：猗猗奶奶 | 亲爱的树鸚 |
| 36 | 征稿启事 | |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编 辑 Mirror 霜弦
门先生 得梅因
黑子 Max
美术编辑 黑子
排 版 R3tr0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注意脚步。”

那双裹着溟痕的双腿稍作调整，黎博利微微后退，为舞伴让出落足之地。劳伦缇娜仍单手握持圆锯，就像是一位旧伊比利亚的持剑贵族。优雅地旋转，黄金的圆厅，背离的人。

“谢谢。”

潮梦圆舞

◎ 广英与荣耀



阿玛雅的语气依旧典雅端庄，波澜不惊。墙上金黄的挂饰流转出缓慢的彗星，倒映入劳伦缇娜的眼。螺旋周转的舞蹈步伐随时会停下，只需一句话不投机——一种旋转的停止意味着另一旋转的伊始，她将用这份旋转夺定阿玛雅命理的归宿。

“不过劳伦缇娜，为什么会是舞蹈呢？”

是啊，为什么会是舞蹈呢？劳伦缇娜并不知道。

劳伦缇娜并不擅长舞蹈，哪怕歌蕾蒂娅曾经手把手的教她。剑鱼的舞步敏捷而精巧，迂越舞厅宛如穿梭在战争，优雅且致命。劳伦缇娜做不到跳的像队长一样好，但她只是想跳，想要和眼前的敌人一起起舞。或许是因为在今天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旋转着坠落的机会了。沉眠容易让人堕落，而清醒总是难得的。

“我不知道。”她诚实的说，语气中带上以往的俏皮。“或许在得知我流着海嗣的血时，我应该像个被夺走糖果的小女孩一样痛哭流涕？阿玛雅，我难得清醒，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专心跳舞吧。”

阿玛雅抬起两人掌心相应的那只手，配合着对方摇曳躯体的重心：“你没有动摇吗？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理智和灵魂都来自于你的敌人，为何你还能够保持冷静呢？”

“我从不认为我和他们将归于一群——你觉得我会动摇？”

黎博利主动前踏一步：“为什么不呢，劳伦缇娜？”

“阿玛雅，血脉相连并非血浓于水。”

“你的血抗拒融入海洋，只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它。我想，你还没有听到歌声吧？愿意由我为你牵引一下吗？”阿玛雅翻转手腕，紧握住阿戈尔人的手。溟痕的微微荧光垂悬在名为眼表的湖面，劳伦缇娜目不转睛。



“说说看吧。”

“在优雅的舞蹈场合，应该说洗耳恭听。”阿玛雅嘴角挂起一丝笑意，片刻又消散不见。她抬起两人的交接手，无声无息的躲过舞蹈的主动权。阿戈尔的裙摆和黎博利的衣袖化为旋涡的边角，满怀恶意的理性暗流伴随舞步缓缓流动。

“你觉得，你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是一位猎人，而你们是一群猎物。”

“错了，劳伦缇娜，我们都是一团——你是一团会思考的肉块，我们是一团有生命的秩序。”

“我们思维方式不同。”

“又错了，劳伦缇娜，我们服从相同的逻辑——同一律，充足理由律，矛盾律，求生律。”

“我们本无法交流。”

“劳伦缇娜，交流并不重要——当你拥抱大群，我们的信号就能成为你的语言，就像大群与我。语言只是手段，信息才是目的。”

黎博利的舞步逼急，阿戈尔并未退让。两人的脚下，无形的潮汐和泛亮的恶苔悄然接触互搏。一方交织交汇，一方至死方休。

劳伦缇娜前迎，带动对方又周转了一个半圈。她的小裙子飘洒微晃，高挑而张扬：“若如你所说，我的个人的命运便毫无意义——这不对吧？你的恐鱼宝贝们，恐怕连什么是幸福都不知道。”

“对海嗣来说，幸福和痛苦本就无关紧要。哪怕是在过去，我的同胞们被你锯开的时刻，他们也不会产生这种无用的情绪。”

劳伦缇娜又转回了面朝大门的方向。她扬起嘴角，嘲笑的看着舞伴：“我可没有动手，它们只是自己用脸把锯子吸过去啦。”

进攻完成的阿玛雅主动让出了重心，迎合舞伴，似乎完全放任对方的侵略：“这就是我们和你们的区别啊——一切苦难着

落命运，而一切命运被个体的形体包容。执着于意义的个体，就会落入无尽的无意义的虚无，而幸福正是意义的产物。”

她依旧步步退让，任由对方带动自己轻巧的身躯旋转。锋利的言语隐藏在顺从的幕布下，露出尖尖一角：“难道你的命运不是吗？我亲爱的睡美人，你幸福吗？”

黄金大厅反射的光芒衬出劳伦缇娜蓝色的缎带，缎带又伴随着长发绕生成圈。少女看着面前的邪教徒，金黄的光芒反而让她的脖颈略显苍白。劳伦缇娜对于舞蹈其实并非完全生疏——在意识不清醒的梦中，她曾独自舞蹈。

幽灵鲨站在山顶，头顶便是星空。星空是不会转动的，于是她翩翩起舞。

寒风驰骋而过，冷若切肤之寒霜。天空清静如水，透明如皎洁之镜。

她看到了玛瑙制成的山脉、流动着水晶的川海、银织细制的森林、金雕细凿的都市。

遮天蔽日的云层席卷而起，在她面前凝成雾气之柱所撑起天空。

但是，仅仅就是这样而已吗？

“命运……我是该感谢你们，毕竟，你们让我体验到了一段不一样的生活。知道吗？因为你们崇拜的那些海沟杂碎，多少阿戈尔人被迫改变了他们原本注定的人生轨迹。”

阿玛雅转到了背光侧，苍白化为淡淡的灰：“啊，你原本会成为什么呢？歌剧演员？剧作家？”

幽灵鲨看到了星星，而每一颗坠落的流星都是他人的梦。

她看到有其立于众人之上，却有人视其于无物；

看到鱼本是游于水中，却有人舞于其之身；

看到有其与大地兮比寿，虽不



胜兮亦不俗；

看到其与日月兮争辉，亦无苍
无穹无所依。

“不，怎么会呢，当然不是。我想当个雕塑家，就连老师都说我很有天赋。唉，那时候的我可不会想象到自己挥舞圆锯的样子，更不会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的脊髓里会流淌这些东西。”

星空伴随他人的梦消散，山巅
和云柱随之不见。幽灵鲨茫然环
顾，天空化为水面，她在水底看
到了岸上自己的幻影。

她的人生，她的命运落下，那
个名为劳伦缇娜的女孩隔着水镜
之面，站在幽灵鲨面前。

初生时裹于金之襁褓，青年时
身着青白外套；

老后是一瞬荣华红火，终死将
披带黑银寿衣。

又是一个旋身，鲨鱼的眼里就仿佛藏着
着星星：“我可爱的命运啊，给我敲定了这
样的一条路。”

她看到了自己原本的人生轨迹。

圆锯不满的微微刮擦地面，发出噪耳
的嘶鸣。他已经绕着两人环绕了一圈又一
圈，活像转盘上急而不定的指针。劳伦缇
娜手腕悄然提起，安抚她的伙伴：此刻大
厅之外的厮杀与她们无关，落定之时未到，
舞蹈还在继续。

“雕塑家……真难想象啊。”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成为歌剧演员
或是剧作家？”

阿玛雅一笑：“我只是觉得，你的名字
很美。这样美丽的名字应当属于一位作家
或演员。”

“美？”

“你知道这个名字在古早的维多利亚语
中的意思吗？劳伦缇娜，一轮安静的，独

立的，短暂的明月的倒影。”

阿玛雅扬起她那双看似阴郁的头颅，
做出解释。阿戈尔少女回身，两人又转悠
回到大厅的中心。“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美的，
阿戈尔不关注月亮，更不会学习古维多利
亚语。”

“是啊，你看——阿戈尔为何会关注一
门不相干语言的意义呢？所以我在接触各
种语言的翻译生涯中认识到，言语从未赋
予信息，社会却在给予语言意义。”

“哦？”劳伦缇娜偏过头，好看的长发发
散于大船干燥的空气。阿玛雅微笑着回应
少女的疑惑，舞步愈发轻快。

言语，语言，没人比她更了解这个词
汇的本质——联系，社会的联系。语言就
是人类群体的缩影。

她见过褪色而干裂的大地、枯萎的树
木，用泥土堆砌而成的屋舍。一群手持原
始武器的男人袭击了村落，赤裸的战士们
把求饶之人殴打至死，年轻人发出咆哮，
拽着婴儿的脚踝，就使劲往地面砸去。

人类被轻易生下，又轻易死去。就像
被鸟禽所食，又不断涌现的渺虫。她厌倦
了世界的残酷，人类的残暴堕落，和人性的
冠冕堂皇。

“你知道这种语言意义的赋予本质是什
么吗？是人的需求。在言语中赋予迫切的
妄念，用包含的信息驱策人类，产生事实
上和妄念配套的性能——这是社会运作的
需求和捷径，无论行政，行销，还是行军。”

“劳伦缇娜，对于陆上人，语言和社会
个体的关系千丝万缕。乌萨斯有乌萨斯语，
炎国有炎国语，伊比利亚有伊比利亚语——
脱离了语言作为‘集体思想’的工具之作用，
即便毫无意义。你并非维多利亚人，无法
利用维多利亚语的集体思想，自然也无法
感受到你名字的美丽。”

劳伦缇娜叹了口气：“所以？”



“海嗣不需要这种美丽，也不需要这种意义——我们将跳过语言，将信息直接上升成为集体工具。”

两人旋转越来越慢，如同逆风而舞。地上的溟痕微微摇曳，海风裹挟来一轮又一轮的信息。阿玛雅从未如此沉溺于自己的过去——她其实总是在逃避，闪躲着无数名为“无能”和“无力”的利箭。口舌之花绽放，她仿佛回到了很多年前，她刚刚与大群建立联系而昏倒的那一刻，她人生中最有意义的那一刻。

在意识的混沌中，她以头下脚上的糟糕姿势加速下坠。

陆地的干燥风阻猛扯她的脸皮，迫使她睁开眼睛。

她在下落，上方便是倒悬着的陆地和山林，随着下坠加剧愈发模糊；正下方却是深邃之海，格外清晰，那黑白相间的水体正不断放大。

“你在强调幸福的意义的时候，可曾关注过这片大地上，那些遭受苦难者的幸福？他们居无定所，孤苦伶仃，他们生于黑夜，溺于阴影。在他们期待着幸福垂青的时候，

种群却未曾关心呵护这些个体过——千年以来，陆上国家只会站在名为国境线的沟壑之后，拿着木棒和石头畏首畏尾的虚张声势。他们拿的木棒叫做语言，石头叫做种族。”

阿玛雅的鼻尖接触水面，冲击削过颞骨，勒紧腰腹。海水刺击鼻腔，酸楚感眼神伴随水流攀爬到眼球后方。

气泡的声音，气泡的触感，气泡腾起的乳白云雾。气泡畏惧深渊，在黑白两色的空间中逃窜上浮，而阿玛雅的思维与逃亡者背道而驰，向着海底的方向深入，深入，再深入。

在她身后，跃出水面的气泡成片成片的破裂，惨叫连篇，不一会儿就再也没有了声音。

世界只剩下了阿玛雅和安静的深渊。

她脸颊侧过，疯狂的教徒倾诉理智无比的思绪：“当我意识到语言和种族之间的隔阂在撕毁这片大地时，我迷茫了。‘生命是无序的吗？’我问自己，若是有序，为什





么总是有最小个体无法得到幸福呢？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多年，直到我见证了海嗣：种族没有意义，我们皆是大群；语言没有意义，信息创就理智。”

海水的稠度与温度上升。液体凝成胶体，随即演变成为带鳞的黏膜和溟痕，散发起萤火之光，牵引着胚胎化的阿玛雅在冗长的产道内洄游。

水墨形制的波形爬入阿玛雅的身躯百窍，从内侧舔舐她的身体，不痛不痒，无念无想。

在堕落无感官的白噪中，“它们”发出了声音——

“‘生命从来不是无序的’，我的使者。这才是我离开陆地，向海洋寻求的最后答案。”

阿玛雅寻得了此生的意义。

舞步变得沉重起来，劳伦缇娜没有回话。沉默成为舞会的装饰条带，两位舞者悄然踱步，等待落定之刻。

在一个交错舞步之后，劳伦缇娜开口：“阿玛雅，当你寻求生命秩序的答案时，你有相信过群体的规则吗？”

“规则，规则。规则不代表秩序。”阿玛雅咀嚼着这个词，沉寂片刻：“例如，法律。陆地的法律太过于软弱，比起“秩序”更像是“建议”；同时又太过空洞，无法关系到其难以覆盖的悲惨之人。”

“我曾反复定义又反复揣度规则，思考它究竟是什么。规则，无非是一种标准的象限，行为的规范。比如，陆地人会推崇牺牲和奉献，因为他们超出了规则。牺牲和奉献在规则外，其不过是一种歌颂稀少事物，粉饰利他性，区别自身和野兽的可笑自我谄媚。”

“大群没有这种规则，大群只有秩序，只有合理。为了种群的合理性，奉献就会

成为一种必要的流程——这是一种去神圣化，大群终归于一。”

缓慢的圆舞带起了风，圆锯锯齿抚过地板溟痕。劳伦缇娜闭上眼，黄金的反光托起她的衣：“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了我曾在陆上听过的一个故事。真是稀奇啊，哪怕那时的我浑噩不堪，沉溺在理智边缘的星空梦海之中，那个故事也被我一直记着。”

“洗耳恭听。”

鲨鱼总是飘忽而捉摸不透，少女很少用一种十分严肃的语气说话：“曾经在米诺斯附近，有一个硕大的帝国。这个老人居住在帝国的边陲，孤僻，死板，无妻无子。但他是大学者，和你一样身为黎博利的他奠定了那个帝国的法律基础，他的法让帝国统治万民，扩大版图。他将传统习俗和法律融合，创造了适用于帝国所有人的万名之法。”

“他的死亡是从某时某刻就注定的。那时候，贵族们在商讨改变法律的事情。他提着一只鸡冲进议会大厅，用几乎滑稽的姿态对所有人高举那只鸡，并喊道‘鸡不能变成其他东西，法律也是！’贵族们在，贵族所围绕的君王也在，所有人都在。那位君王曾经也在他的门下学习过法律。”

“但是他还是被吊死了，身体挂在广场上，在太阳下曝晒。贵族们洋洋得意，君王冷眼相视，不知情的平民议论纷纷。他的死什么都没改变。”

“听上去你仿佛认同了我们。”阿玛雅上前，两人的舞姿间距骤然缩短。她感受着阿戈尔的呼吸，感受着那他们曾经的杰作，难得的奇迹。“这就是法律的脆弱，这就是命运的不可捉摸。”

“那么追寻到秩序的你，幸福吗？”

“你又错了。对于许多人来说幸福虚无缥缈，不知何时落定，落在何处，正应如此，



我才怀疑并试图寻求秩序。但是如今面对秩序，所谓幸福和所谓奉献牺牲一样，不过是一种个性追求和反馈的表现。”阿玛雅抚摸劳伦缇娜的脸颊：“我眼中的‘爱’与‘家族’，‘共情’和‘种群’，恐怕就是你眼中的疯狂吧？”

“你的疯狂里，我可看不到一星半点的爱和共情。”缓慢的舞步骤然加快，劳伦缇娜任由对方的手放在她的脸颊上。“你不是放弃幸福，而是抛弃了个性。”

“这有什么区别吗？”

舞步愈快，慢风随急。一瞬间，劳伦缇娜突兀产生了错觉——就像是阿玛雅和她未曾舞蹈，而黄金的大堂旋转由缓转急。

然后，她听到了歌声。从前被理性所遮断，没能听到的歌声，如今却清晰地从大洋深出的方向传来。那充满调和的音节，不断地咏颂着过去、未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切可能。

这是以潮汐本身为乐器，跨越了神秘音律而成型的永恒之伽蓝。在那音乐之中，一切皆为正确、皆为至福。只有具备资格者，才能听到这音乐，并参与其中。

它们在低语，在邀请劳伦缇娜也加入合唱中，伴随着音律永远的随波逐流下去。跳舞吧，跳舞吧，跳下去，在接触到这份至福后，地上的纷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自我溶解，化为音节，在永恒的调和之中成为久远。

且听这悠远之调吧……

静卧于文明的游子，起身低吟回归之歌。

且听这悠远之调吧……

迷途河岸的幼仔啊，这是海洋迎汝回归之声。

此岸并非汝之故乡，汝之命理已经注定。

合众为一……

汝须亲临奈落之底，命运轮盘已然落定

合众为一……

阿玛雅曾经顺从，而劳伦缇娜拒绝了。

她复述起片刻前对方的话语：“一切苦难着落命运，而一切命运被形体包容。执着于意义的形体，就会落入无尽的无意义的虚无，而幸福正是意义的产物。这是你说的，还记得吗？”

黎博利一愣：“是这样的。怎么……”

“那个故事中的老人，如今已经成为了谈论大陆法律历史绕不开的开拓者——规则的脆弱只是一时，文明的肯定成为了命运的最大后盾。

阿玛雅刚想辩驳，劳伦缇娜却松开了联系两人舞蹈的手。她将一根手指放在阿玛雅的嘴唇前，轻轻地说：“话还没说完，阿玛雅。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雕塑吗？”

“嗯？”

“因为在雕刻的过程中——”

舞蹈毫无征兆的结束，旋转停止了。锯盘兴奋的低吼，压抑即将爆发。劳伦缇娜的另一只手已经挥舞起了武器，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灿烂如孩童：

“我们在死物的形体之中构建意义，将它从无意义的虚无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啊，阿玛雅，我从不认为不能掌控的命运是无意义的。如果它没有形体，就让我赋予它形体吧！不知方向的螺旋之舞已经结束，即使我曾经的命运给我指向了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我也会雕刻出属于我自己的幸福。”

此刻，命运之轮的指针被她掌握，一如手中的圆锯。

阿玛雅惊讶了一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笑了起来。“看来你没能认同我说的话啊，真失败。”

随即，锯齿轰鸣。



玛嘉烈·临光在东方开始泛红的那一刻走出帐篷。她拿了条毛巾，打湿了，敷在自己微烫的前额和浮肿的眼眶上；又沾一点水握住自己的耳朵往上拢，让它看起来挺拔而有神气。侍从们都在睡梦中，没人赶得上为她梳洗，她也没有这个习惯。

她昂起头，把毛巾举在脸上使劲地拧，直到最后一滴水分落入口中。营地依然静谧，几只渡鸦在渐渐晕散开来的青白色天幕下盘旋，嘶叫，又在崖边的枯树上歇脚。

不久之后，早晨的第一遍钟被敲响了。

营地的喧嚣随着日头在天空中的位置一路升高，被一种无所事事的忙碌所包裹着。炊事班的铁勺将浓汤舀进一个又一个铁饭盒里，又在不同的手中间传递。蒙住口鼻，手提秽物的士兵向营外走去，路上所有人都抱怨着跳到了一边。马槽添上了新的草料，不当班的士兵坐在帐篷前，打磨武器和盔甲上的搭扣。临光从所有这一切中间缓慢走过。她破天荒地为自己选了一身轻便贴身的皮甲，而不是惯常的全套铠甲。卫兵拄着长矛在角落里闲谈。

“……又是一天。”只言片语飘入她耳中。

困境中的骑士

◎ 格里芬

“……还要待多久？”

“谁知道……”

卫兵余光一瞥，顿时沉默下来，绷紧了后背。临光默默地向别处走去。自从离开哈利奇之后，队伍就一直在卡帕提亚山脉外围的崎岖地形中跋涉。大约二十多天前他们通过铁门隘口，从山头眺望，可以遥遥望见卡明尼茨要塞矗立在远方的荒原之中。晨曦向他们展示了大片的营垒、栅栏与壕沟，焦黑破败的外墙，以及在一片残垣上迎风飞舞的卡西米尔旗帜。那一景象令许多人淌下热泪。

但那也可能是个陷阱。从铁门下来，他们一头扎进来回往复的山路与峡谷中，气候变得炎热而干燥，大片岩石裸露在地表。到最后土壤已经完全消失了，岩石的表面只有一层稀薄的浮土。萨尔贡军队开始不断地进行袭扰。他们以小队行动，迅

捷而致命，一旦得手就快速消失在四周错综复杂的地貌中。部队的伤亡与物资消耗一天天上升。她读到过奥尔布赖特在《卡帕提亚记事》中对这些地形的描述，但书籍能带给人的挫败感不及现实的万分之一。

这不是她要面对的唯一陷阱。从卢布林出发时，集结在她手下的士兵只有先前要求的一半，而议会却三番催促。粮草的配给同样不足。在哈利奇没有任何的补充物资或兵员在等待着他们，除了一封政务大臣的亲笔信，信里写着卡明尼茨要塞危在旦夕，望阁下迅速而大胆地行动。有人想要她死。

她理解这种想法，但她无论如何想不通自己有何德何能让这几千名士兵和卡明尼茨的守军一起陪葬。部队一路上收购农家的余粮，为此她不得不向本地商人借款，抵押品是她的王室荣誉勋章；如此在进入山岳地带前终于凑齐了定额。人手依然短缺；她看着身边熙熙攘攘的人员的车马，沉思着。这就是全部了，她所带领着经过千里跋涉来到此地，将要用来直面萨尔贡入侵与拯救卡明尼茨要塞的一切，并且她绝不允许自己失败。

临光缓步在营中转了两圈，已经觉得口干舌燥，头



颇也越发感到沉重。她慢慢地荡回一个圈，路上不断地向属下点头致意，维持着表情；突然间一抹不合时宜的翠绿色吸引了她的视线。

一名女子从帐篷里走出，穿着朴素的白袍子，身前抱着一个大木盆。木盆里各种金属器械堆得满满当当：柳叶刀、放血针、钩针和止血钳，在晃动中彼此碰撞着。女子又从火堆的灰烬中间提出来一锅热水，蹲下来便开始洗。一头绿发在脑后简单地盘了几下，尖耳朵随着口中轻轻地哼歌而上下摇动；她的尾巴，有着三条纵脊、覆满鳞片的、长而粗壮的尾巴，在身后的地面上来回拂弄着。

临光从书籍中知道了这个种族，但亲眼目睹这还是第一次。她慢慢地走到对方身后，站在尾巴摆动的范围之外。

“我已经要求所有民间人士离开部队。”她说。

阿达克利斯人向后瞟了一眼。“这里没有什么民间人士。”

“战斗一触即发，对平民来说这里太危险了。”

“别想当然，小鬼。”

小鬼？临光一时愣住了。上一次有人这么叫她似乎已经是在几个世纪之前。

“你知道我是谁？”

“当然。别挡道。”

她手足无措地从帐篷前让开。阿达克利斯人进去端出来另一个盆子，装满绷带、毛巾与纱布，散发着血与脓液混合的恶臭。

玛嘉烈·临光从未觉得自己会是个天生的战士。在拯救国家于叛乱中的少年英雄、不败的耀骑士、徒步比武空前绝后十九连胜之前，她觉得沉默与饱览群书会是自己最重要的标签。从书里，她认识了卡西米尔的名山大川，广袤的森林与马蹄驰骋的平原，她的浩荡历史，与她生活在苦难与不公之下的人民；而直到离开沃利尼亚的乡下前往首都之后，她才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一切。溅到脸上的温热与腥甜取代了纸张的油墨气味，刀剑相碰，垂死的哀鸣，将书房里凝滞的空气搅动。到现在也不过才四年时间。

时至今日临光仍然无法决定前面这些头衔与自己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她不喜欢在营地里大摇大摆地走动，旁人都低着头毕恭毕敬地说“大人”；她这么做是因为士兵们需要看到他们的主帅。她心里清楚他们的信任，他们的忠诚，是交给了光辉璀璨的卡西米尔耀骑士，绝不是一个叫玛嘉烈·临光的十六岁少女。台幕下蠢蠢欲动的势力也是如此。所

有的指摘，所有的恶意，所有的阴谋与暗害，都是冲着耀骑士而来的，与玛嘉烈·临光无关。

在梦里，她有时会看见一匹巨大的金色天马。它昂首阔步地从云端降临到地面，耀眼的金色光芒凝聚成它的形体，地面射来的箭矢不能伤到它分毫。她梦见天马的羽翼从大地上抚过，将荣光与美德在世间遍洒。但当她从梦中醒来，身边空空如也，只有铠甲与长剑为伴。近来，她也不再做梦了。

随着一天天靠近山地边缘，前方的道路越发狭窄、破碎，适合伏击与分割包围，继续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变得更加危险。斥候的报告显示敌军大部已经离开卡明尼茨城下，只留下小股部队继续围城。萨尔贡的指挥官无疑在前方某处等着她，像阴影中的毒蝎，冷静、狡猾而富有耐心；但在战场上击败耀骑士对他来说同样是无法拒绝的诱惑。临光清楚地知道，为了获胜，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凡她拥有的一切都要当做武器来利用。

身后传来一连串哀嚎。阿达克利斯人立刻站起身，撩开帘子走了进去。临光也跟在后面。

帐篷里遮的严密，幽黑而阴凉。两排行军床一路延



伸，医生单膝跪下，观察其中一人的手臂，神色凝重。她用小刀随意划了一道。流出来的不是殷红流动的血液，而是污浊的脓血。

“整只小臂都坏死了，”她说。“毒素还在蔓延。要截肢，否则会死。”

她立刻拿出来一张小凳子，把手臂拉到上面。伤员紧闭着双眼，感染引发的高烧让他神智不清，在扭动中发出充满痛苦与错乱的呓语。临光解下佩剑丢到一旁，上去按住了他的身体。

阿达克利斯人抬头看了她一眼。“出去。叫一个侍从来干这事。”

“他是我的士兵。他在我的命令下才来到这里。”临光坚定地告诉对方，但她的手指在微微颤抖。她尽力在脑海里回忆着布乾《外科手术发展史》里的内容，那本书里有着大量色彩鲜艳极富冲击力的图画，每次翻开都给她一种隐秘的刺激与负罪感。

她用手轻触伤员的额头，祈祷。纯净的金色光芒从她指尖喷薄而出。很快，病床上的人安静下来，喘着气，狰狞的表情也舒缓了。

对方点了点头。“倒不赖。这个等会可以用来止血。”她麻利地做起准备，在凳子上垫好洗净的纱布，四周喷洒酒精，又扔给临光

一块毛巾。“让他咬住。检查口腔和咽喉，保证呼吸畅通。”

她转身将几件器械在火焰上消毒；这期间，临光用皮带捆扎固定了伤员身体的各个部位。一切准备就绪后，医疗者拿起锯子。她看上去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先生们，”她用浮夸的语气宣称到，眼里闪着奇异的光。“还有女士，”她贴心地补充，“你们将看到的是，多数人一辈子只能享受一次的阿达克利斯医术——”

“那让我想起先前遇到的一个萨卡兹人。”术后，尖耳朵的医者到帐篷外点了一支烟。“从普热梅希尔到利沃夫的路上我们结伴而行，她也会那种发光的把戏。嘛，看起来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了。”

“萨卡兹？”临光问道。对方给她也递了一支烟，她谢绝了，指指喉咙：“会渴。”这是借口——她从未敢于触碰烟草。“巡回医师……什么什么的东西。”阿达克利斯人舒适地眯起眼睛说道。“一个全身漆黑，包裹的严实的怪人。后来我听说这里在打仗就跟了过来，她走她的。和我不一样，那个人已经厌倦了战场。”

她悠闲地岔开腿，就坐在自己的尾巴上，像是自带一个小马扎。临光看了不由

得羡慕起来。“想想真是奇怪的世道啊，阿达克利斯和萨卡兹在当医生，像你这样的人却被迫挥舞兵刃。”

“不是被迫。”临光说。“我没有要冒犯的意思——看到阿达克利斯人在做医生，确实挺让人惊讶。”

“惊讶，哈？多数病人醒来看到我的第一反应，都是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对方喷出一口烟。“怪不了他们；如果有地狱的话，阿达克利斯人在里面肯定人满为患。”

她咯咯发笑，又锤着自己的胸口咳嗽起来。治疗法术作用下的患者处在平静的安眠之中。营地里敲响了又一遍钟声。远处哨兵站在燃烧着的绯色天幕面前，在视线中投下一个漆黑的剪影。

“说到地狱，”对方把烟头掐在地上，语气瞬间严肃。“看看这附近吧。炎热，干燥，食物和水都得不到供给。他们的身体状态在普遍下降。”

临光默不作声。早在进入这片地区之初，部队的每日配给就下调到了定额的八成，前几日又调低到七成。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大规模抱怨与骚动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的长官——玛嘉烈·临光，只吃定额的五成，甚至几乎没有人见到过她喝水。

“你究竟想的什么？火烧火燎赶过来，然后在这种地方



磨蹭时间?”

“前面更加危险。”

“你是他们的领袖。”对方腾地一下站起来。“你可以命令他们去送死，或者带他们回家。你唯一没有权力做的是把他们的生命浪费在这种空空荡荡的鬼地方，除非——”

她愣住了。临光与她对视。她可以看到对方金色的眼睛里瞳孔在慢慢地眯起，最后变成了一条缝。

阿达克利斯人摇了摇头。“太疯狂了。我是说……我喜欢。很有魄力。但是你这样的人不应该。”

“你不了解我。”

她轻蔑地上下打量着：“我已经完全了解了。你有病，病的不轻。”

“你能帮我吗?”临光问她。

“我不治脑子里的病。”

对方点了点脑袋，“这里切下来活不成。”

这让她感到嘴角一阵松弛，像是迎面吹来了故乡久违的风。两个多月来，这是她最接近真正微笑的一次。

阿达克利斯人给临光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甚至于她产生了一种冲动，想要试着向对方忏悔。她对她的姓名，出身，经历全部一无所知，只是莫名觉得，对方是可以理解的。或许只是因为她是这里唯一的一个人，站

在卡西米尔的耀骑士面前，却还能直言她不过是个孩子。

黎明前，夜深人静的时刻，毒蝎亮出了刺针。

哨兵听到一片窸窸窣窣的声音在黑暗中涌动。他从木墙上探出去，一支箭矢洞穿咽喉，让他软绵绵地倒地。

Mighty L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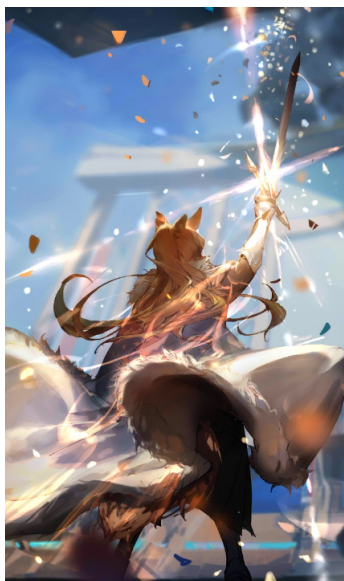
全能的主

Grant me when I am in need

请在必需之时赐予我

轻装的萨尔贡武士攀上外墙，落地悄无声息。数十人已经越过墙壁，更多的人从营门涌入。垂死的哨兵在地面上抽动。用最后一口气，他伸手拉响了告警的铃铛。

“当当当当——”



Grant me with strength to fight the strong, and to protect the weak

让我有力量抗击强暴，
守护羸弱

马匹在刺破黑夜的铃铛声中不安地吐气、扭头，肩颈的肌肉也被牵动。好女孩，她轻柔地抚慰着它的鬃毛。

“大人……”侍从声音压得很低。她接过头盔，犹豫了一下，又推还给对方。

下面，萨尔贡人已经深入营地中央，他们发现帐篷里涌出的不是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而是全副披挂的士兵。情况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The Courage to face enemies,
loyalty to my friends and
followers*

让我有勇气直面强敌，
也忠于朋友和部属

早有准备的库兰塔人迅速展开防御，他们背靠背，肩并肩，用盔甲和盾牌掩护彼此。萨尔贡人全线压上试图击溃他们的防线。一时间，营地内金戈与呼号不绝，长矛贯穿胸膛，弯刀割开颈项，无数鲜血泼洒在这片一无是处的荒地上。更多的敌军沿着外墙向后方迂回。

就在这时，战场中央亮起了一束光。

Grant me faith on what's right,



and against what's wrong
让我坚定信念，对抗邪恶

玛嘉烈·临光策马徐行，身后跟随着她的随从与骑士们，手握骑枪和出鞘的剑；但她却只将一面盾牌擎在身前。从盾牌上源源不断涌出明亮的、纯净而炽烈的金色光线，将整个黑夜照得如同白昼。“是她！”四周响起了惊喜的叫声。“是她，耀骑士！她来了！”而萨尔贡人纷纷退后了一步。

在片刻寂静中，临光开口了。她的声音异常平静，却传遍了每一个角落。

“战士们，”她说，“跟着这束光，前进吧。”

For I will pledge my life and my sword

因我甘愿奉献此生与此剑

玛嘉烈·临光拍马向前，径直冲入敌阵。金色天马在她身后翱翔，放射出令人无法直视的强烈光芒。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她举起武器。库兰塔人吼声震天，在这光芒的照耀下，每一个人都爆发出悍不畏死的气势。她让懦夫成为战士，战士成为英雄。

“噫——”

萨尔贡人的士兵在光照下捂住双眼，嚎叫着，大群大群地逃离战场。他们的阵线很快崩溃了。

*To this land and people,
till my last breath*
为这片土地与它的人民，
至死不渝

第二天的太阳升了起来。

临光率领部队抛弃所有辎重，追随着萨尔贡溃军的脚步快速通过前方的峡谷与盆地，她本人驰骋在最前方。接近中午时，他们已经一口气追出数十里地，所有人都到了近乎虚脱的地步。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了：前方的谷口外面，天空豁然开朗，砖红色沙尘在荒原上弥漫。荒原蔓延至天际的彼端，一座巨大黝黑的建筑挺立其间。那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萨尔贡军队正慌忙从要塞边上撤退。部队里升起一股小而谨慎的欢呼。随后它继续升高，不断迸发出新的热情与力量，直到它成为一股真正的欢呼的洪流。临光骑着马在欢呼中转了一圈。她看着自己的部下，然后又回头去看卡明尼茨要塞上飘扬的那面马头旗。下面隐隐有黑点在蠕动，那是要塞的守军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爬上城墙，向他们致意。

她在马背上摇晃了一下，盾牌悄然落地。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她都殚精竭虑地带领着这支军队前行。他们跋山涉水，穿

越小半个国家，克服了一切能够想到的困难——物资短缺，干渴与炎热，崎岖的地势，内部的阴谋和敌意。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之事，深入不利地形中击败一支以逸待劳，且远为强大的军队，拯救了战友与边境；而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仅仅是这一个人，她的智慧，她的勇气，她从身体里所透支出的全部精力和她的钢铁意志，驱使他们前进。而当这一旅程迎来终点，玛嘉烈·临光却再也支撑不住了。

卡明尼茨城堡在她的眼里左右晃动，最后猛地向一边倾斜过去，同时急速模糊。在从马上坠落的过程中，玛嘉烈·临光脑海里回想的是先前与阿达克利斯人最后的谈话。

“我治不好你的病。”金色双眸坦诚地注视着她。“但是那个萨卡兹人可以。去找她吧。”

“听你的描述，那是个不愿意卷入纷争的人。她会帮助我吗？”

“会的，只要你对她开口。”

以一种阿达克利斯人少有的温柔，她拍了拍自己肩膀。

“看到你的眼睛，她就会明白的。”

（责任编辑：广英）

午夜静谧，花海微澜
夜风轻抚如烟的发

迷蒙的秋水隐没斑斓的星辉
薄雾萦于纯净的美好

她的绛唇微抿
如同游于孤独的舟

黛紫的花叶如幻似梦
亦如易逝的未来





审判的终点

◎ 饱和式安利受害者

—

我见过这样的事。

一个……没有悬念的转盘，每一段泾渭分明的选项里，都写着相同的答案。它悠悠旋转着，指针拂过纸面，像是用手触摸拉特兰大教堂里管风琴的每一根管道。

旋转有意义么？

二

我蹲在低矮的断墙后，萨科塔人气喘吁吁地翻过来靠在我旁边。

“想清楚了？”我懒洋洋地看着她，手在兜里摸索着，掏出一把子弹。

萨科塔显然没空跟我贫嘴。她猛地一缩头，几支弩箭贴着墙沿从她头上射过去，几乎蹭到她头顶的牛仔帽。“总之给我试试，

再过一会儿，我的头、脖子和身子的顺序就完全随机了。”

她伸出手来，子弹一颗颗从我指缝中落下，她只接了几颗便收回手掌。萨科塔从腰间的枪带里拔出左轮，熟练地抖开弹巢，将不知何时捻在指尖的子弹填入空荡荡的弹穴中。

只填入了一颗，她便迟疑着看向我，我指指墙那头穷凶极恶的赏金猎人，没有说什么。

“那就一颗吧，这些人也只是利益熏心，不算什么大奸大恶。”萨科塔用纤细的手指搭上弹巢，轻轻一弹让其飞速旋转起来，紧接着合上弹巢将谜底藏进铤膛。她刚打算抬头看一眼远处的情况，头顶的光环便先她一步将她暴露出掩体。猛烈的火力再次覆盖过来，力道强劲的箭矢射在墙上叮当作响。

萨科塔狼狈地矮下身子半躺在地上，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还去看什么，直接开枪了事，打穿这面墙就好了。不过要记住，审判是公平的，你评判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有权评判你。”

她怔怔地望着手里的铳，终于做出决定，抵住墙根扣动了扳机。四下咔嚓声接连响起，紧接着一道光柱从铳口射出，刺穿了前方的一切。

三

“看样子这次审判站你这边。”我看着她手里的铳，以及铳口往外的一大片残垣断壁，满意地摊开手。萨科塔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枪的威力，不可置信地问：“那，那我要是填两颗子弹呢？”

“超级加倍呗。”我拍拍她的肩膀，“不过时刻谨记，每一次开火都会打完所有子弹，而第六发必然留给你自己。你可以往里面填入更多子弹，但最后一发击中自己的概率也会提升。”

“就凭这一颗子弹的威力，完全没有冒险的必要吧。”萨科塔有些后怕，她看着手里没了弹药的左轮，眼神复杂。方才的射击一直到第五发才射出子弹，若是再往后一圈，现在她应该已经洒满这片废墟了。

我看出了她的担忧：“审判的权利交给你手，当你认为其所需要的审判程度增加，你就填入更多子弹；相对的，越大概率审判成功，就越有可能会伤及自身。子弹的数量代表着威力，也代表对方恶行的堆积，而你的每一次开火都意味着一次审判，希望你理解其中的含义。抹去罪恶并不容易，付出代价在所难免。”

萨科塔的左轮在她手中转了几圈滑进枪带，她眯起眼睛：“我怎么觉得，相比于我在审判他人，更大的可能性是——我在替你干活。”

“就是这样，代行者。”我张开双臂，整个人仿佛在放出光芒，萨科塔注视着我，我温和地微笑：“正因我相信你是一个公正善良的人，不会因为私人的情绪而胡乱评判，也不会在对恶的审判上有任何偏颇，所以才将审判交予你手。”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萨科塔揣着双手，饶有兴趣地问。

我垂下眼眸，她的光环缓缓闪烁，像是在为什么庆贺，萨科塔似乎有所明悟。

“我就是拉特兰。”

萨科塔眨了眨眼：“刚认识十分钟的同族突然告诉我他是拉特兰。”

“你的不信任并不会动摇我分毫，就像思想无法改变物质世界。”我双手交叉在胸前，做出拉特兰国徽的图案，“我也只需要负责拉特兰的延续，而不需在意人们是否相信我的存在。”

“哦，就是什么神之类的。”萨科塔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你不应该一边放出万丈光芒一边飞到空中么？”

我扬起眉：“我没有么？”

“没有，你只是站在一块高一点的石头上。”

四

我再次见到我的代行者时，她好像成为了一个什么组织的一员，我由衷希望那不是什么桥牌俱乐部或者地下拳击场。

不过从她头、脖子和身子的顺序来看，这位萨科塔并没有乱用审判，倒不如说最近几次她做得还不错。我大致回忆了一下，哥伦比亚的匪帮，扰乱居民的大批雇佣兵，最多的一次她选择了填入三颗子弹。

我找了个机会与她进行了交涉并赞扬了她最近的行动，她则提出了一些希望我提供帮助的事情——把几个品种奇特的甜



点从拉特兰免费下午茶的菜单里删掉。

笑死，不会真的有人去吃拉特兰免费下午茶吧。

最终我还是不得不认真地警告她，三颗子弹没有打死自己只能说明对方罪恶罄竹难书，并不是因为她运气很好，她仍不应冒太大的险。萨科塔笑吟吟地答应了我，并且说如果她不幸在一次审判中死去，会把我的照片发到维多利亚征婚公司。

她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五

后来再看到她的消息，是她的死讯。

这位代行者存活的时间远比其他几位要长，但比我想象得短很多——我以为她可以一直活到寿终。我略带遗憾，也不无好奇地翻开她的行动记录，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事件让她失去了生命。

她死于审判。

“怎么可能！！”我瞪大了眼睛蹦起来，门口耐心敲门的遗物信使被吓了一跳，我愣愣地看着书面上写着的那行字，仔细回忆这几天的审判记录。

我骗了每一个代行者，他们都以为填入子弹后弹巢转动的过程是随机的，并且也都以拉特兰人特有的乐观与浪漫接受了这种随机性。可实际上，每一次审判我都有参与其中，空腔的位置也是由我选择，只要审判不违背戒律，基本上都不会祸及自身。

这就像一个轮盘，他们都不知道指针最终会指向哪儿，但他们心中的信念与坚持，仍然支撑着他们义无反顾地旋转轮盘。

我不会辜负这种信任，指针必然落向正义。

可是这最后一次旋转，导致她死亡的审判，我却一无所知。这不可能，如果没

有由我选择空腔的位置，审判将无法进行。

我打开门，从遗物信使手里接过包裹，没等他打招呼就关上门，然后扑去桌前将这份行动记录从头看起。行动发生在维多利亚边陲的一个小镇，被审判的人是几个恶盈满贯的暴徒，从我个人来说，她就算往嘴里塞一把石子我也会帮她把石头发射出去打穿对面的头骨。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她掏出了左轮。

子弹的数量与威力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只要审判足够公平，代行者信念与能力足够支撑，哪怕一颗子弹都足以夷平一座城市。在此之前，她已经处理过许多事件，理应十分清楚这些子弹的威力，对付这些肉身脆弱的暴徒，只要——

她填入了六颗子弹。

六

“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我撕开包裹，倒出里面的物什，将包装盒丢去一旁。那是一个破碎的左轮弹巢，只是持着它，我就能感觉到手心里迸发出无穷的光与热。

“只要轮盘上全部是同一个选项，我就无法操控结果——真是有趣的想法，借此审判自己更是超乎我的预料，萨科塔果然够擅长给人找麻烦。”

将弹巢放在桌上，我取下了头顶的光环，柔和的光芒映射出一把完整左轮的形状。我将光环套在弹巢上，丝丝线条从光芒中爬出，顺着左轮向外编织出一只手，继而是一条胳膊，一个萨科塔。

“既然是你接起了这个电话……算了，这招被人用过了。”

我看着逐渐构成的人形笑起来：“从现在起，你就是拉特兰的意志。”

（责任编辑：广英）



Artist: ionize & 狻童

大地遍布荒芜，神灵点染生机。
她于净土中萌芽，沐浴自然的恩泽。
天使吟诵圣歌，为她祝祷新生。
尘垢难掩纯洁的心。

明月缓缓升起，悬于淡漠长夜。
明世月光，又落谁家庭院？
惟有情思流逝，人心浮华，
和一曲悲歌。

染血的十二音，于烈火中回响。
无根者凝望，回不去的故乡。
魂灵执笔，书写离别的诗章。
生者不知何往。

手执一缕晨曦，照亮黯淡尘灰。
君影轻灵，她逐光而去。
一路前行，一路盛开。
传递名为光的幸福。



这只是“愚人号”航路上寻常的一天。但今天发生的事，却不那么寻常。

对于“愚人号”的船长阿方索来说，今天是特殊的日子。他久违地换上了一件崭新的制服，和他的舰长制服完全不同——典雅，华贵。他一向厌烦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就像他厌烦那些政客的繁文缛节，厌烦学者的陈词滥调。他宁愿穿着自己满是盐粒和汗渍的制服——但那只是他自己愿意。

今天不一样，他是为了别人。

“这衣服有点年头了。啧。”

他徘徊在小教堂门口，自言自语道。也许是岁月和海风让阿方索变得更加强壮，也许是船上带着咸味的淡水损伤了布料，这件衣服他穿得并不舒适。甚至系衣扣的时候，他似乎听见了纤维被崩断的声音。还好，至少他认为自己的倒三角型身材没有把衣服扯坏。今天是重要的日子，伟大的船长阿方索不能在小地方失态。

脚步踩在教堂门口的地毯上，他的手抚摸着教堂大门两侧的石柱——金碧辉煌的石柱——这是他的船。

他想到了还在岸上的日子。他站在造船厂的露台上，陪着官员视察舰队的建造情况。他不记得那个嘴里叼着雪茄，手上拿着大卷图纸的工程师说了什么，也不记得那个西装笔挺满脸油光的官老爷说了什么。他只记得那时的他，坚定不移、意气风发。

他记得那巨大结实的龙骨和一摞一摞从地板堆到天上的钢板。他记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铆钉，每一根都比他头顶的角还粗。他看着她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开始有了雏形。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不住地想象自己驾驶这艘船，在大海上航行的日子。即使是伊比利亚最伟大的

誓约之日

◎ 琉璃色的龙神玉





船长，曾经将舷梯搭在千百城邦邻交海岸线上的他，在看到这艘大船的时候亦会被鼓动。他的血依然如同第一次踏上甲板一般滚烫、沸腾！

但无论是多么强大的舰船，也会被无边际的大海击垮。

“愚人号”已经行驶了数年。数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没有靠岸。没有补给，没有修理。食物，淡水，一切的必需品都只能从大海索取。从航行的第一个季度开始，每一名船员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困惑，消沉，乃至自暴自弃。阿方索也曾在不眠的夜里，透过寝室的舷窗看见一个又一个黑影从跳板上坠入波涛之中。他也曾将他的佩剑挥向他的船员——在他们变得不再像个船员之前。在无数个日夜，他蜷缩在黄金的王座上，酒瓶和烟灰的碎片散落一地的時候……

他想到了加西亚。

是加西亚为他分忧，是加西亚为他清理，是加西亚让他坚毅的脸上绽放出微笑，让他有勇气对抗大海，迎接明天的太阳。将阿方索从绝望中拯救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加西亚的怀抱。

那温暖的怀抱，属于阿方索一人的温柔乡——

一如在岸上，他们的憧憬，他们的梦，是那么的美。

“你觉得，他该戴你我的哪项帽子？”

他记得在陆地上，在加西亚的身边，自己这么说。

“阿方索……我们不可能有个孩子了。”

他记得在船上，在自己身边，加西亚这么说。

“他妈的。”

阿方索愤愤地跺了下脚。似乎整个“愚人号”都被他的举动吓得颤抖了一下。

今天，绝不能有一点差错，绝不——这是阿方索许过的！船长——阿方索说到

做到！

对，为了加西亚。为了今天。

他想起上个月，也许是上上个月，他的二副，那个不着调的登徒子在周会之后跟他提出的方案。一开始他坚定否决了这个提案，但他不能否认，自己确实有些心动。紧接着，二副在下一周的例会上提交了一份详细的策划书，连带着所有参与者的签名……厚厚的一沓签名。他记得自己在例会上就墨水和纸张的浪费情况破口大骂，但挨骂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地笑着。他记得从那天起，所有人都似乎变了一个人。从那天起再也没有船员无故消失。所有人的脸上都不自觉地挂着一抹笑容和期待。即使是那个脾气最坏的酒鬼，也难得变得沉默而忙碌。每个人都在准备着这一天。他记得自己有时候起夜，路过空房间的时候，能听见里面传来似有似无的乐器声响。那些指纹比琴弦还粗的家伙们拉琴的技术不怎么样，但他承认，他确实驻足在门前，听到了半夜。

现在，企划上的那个数字，那一天，已经来到。

阿方索苦笑了一下，可惜那个登徒子没有等到今天。

事到如今，他已经站在教堂门口，他的身体距离大门不到十公分。他能听见门那侧窸窸窣窣的声音——挪动长椅的声音，乐队调试的声音，互相讲话的声音。每个人都在或焦急，或兴奋，或不安地等待着。

怀表响了一声，时间快到了。

阿方索的手握在教堂大门的把手上。就快了，就快了。他的心跳越来越快。

五——比跑步还快，

四——比呼吸还快，

三——比秒针还快，

二——比风还快，

一——比时间还——



“奏乐!”

钢琴声，号声，大提琴声，夹杂着许多他说不出名字的乐器的声音。可能是乐器被空气中的盐水侵蚀的缘故，那雄壮的音乐中掺了不少杂乱。但阿方索依然笑着。他没有怪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他已经很知足了。

大门猛地拉开，发出“砰”的一声。

“哦哦哦哦哦!”

欢呼的热浪吹得阿方索的脸都开始变形。他大声笑着，迈出了第一步。

踏!踏!踏!

他踩着鼓点，走过一排一排长椅。他的船员们挤在狭小的教堂，甚至连角落都站满了人。每一个人都忙于欢呼，鼓掌，挥舞帽子，合着音乐唱着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格外快乐的笑容，他们面容的扭曲程度丝毫不逊于他们的船长。阿方索每走一步，身后站在过道两侧的船员们就撒着大把大把的雪白花瓣，有不少还落在阿方索的身上。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时间去思考他们从哪里搞到的新鲜花。他的双眼早已被教堂中央那一抹白色的身影所吸引。

加西亚，我的加西亚。阿方索的加西亚。
我的爱人。

不知过了多久，可能是一万年，也可能是一瞬间，阿方索已经站在加西亚的身前。他伸出粗壮的手，握住加西亚的手，他们十指紧扣在一起。接着，二人继续向前。一步一步走过剩下的半个小教堂。在他们背后，大捧大捧的花瓣不要钱一样撒在空中，落在二人的肩膀上，落在红毯上。

不知走了多远，可能是一小步，可能是一千里，他们站在教堂的讲台前。没有国教的牧师，没有神职，没有主持，只有阿方索。没有人能够主持阿方索的婚礼，只有他自己才有此殊荣。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琴弦的震动消逝在礼堂的空气中。

阿方索和加西亚转过身，二人的手依旧紧扣，只是互相都换了一只。

“在此，我很高兴各位，和我一起挑战大海的，我的船员，我的勇士们，参加我，阿方索，和我的大副，加西亚的婚礼!”

“哦哦哦哦哦哦!”

欢呼声中，阿方索举起加西亚的手，他们面对面站着，额头贴在一起。

“亲爱的加西亚，你是我远航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大副和永远的爱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会信任你，尊敬你。我们将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不管未来是好的还是坏，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加西亚——你——愿意嫁给我吗?”

喧嚣戛止，寂静。

许久，白色的面纱下，传来了沙哑而坚决的声音。

“我，愿意。”

“Oh——Oh——Oh——”

“Oh——Oh——Oh——”

“Oh——Oh——Oh——”

“Oh——Oh——Oh——”

“I dreamed a dream—I dreamed a dream the other night—”

(我做了个梦，前几天我做了个梦)

“Low—lands! lowlands away my John!”

(低地，在遥远的低地我的伙计)

“I dreamed a dream—I dreamed a dream the other night—”

(我做了个梦，前几天我做了个梦)

“Low—lands! lowlands away my John!”

(低地，在遥远的低地我的伙计)

“My love she came to me— she came all dressed in white—”



（我的爱人向我走来，她穿着一身洁白向我走来）

“Low—lands! lowlands away my John!”

（低地，在遥远的低地我的伙计）

“My love she came to me—she came all dressed in white—”

（我的爱人向我走来，她穿着一身洁白向我走来）

“Low—lands! lowlands away my John!”

（低地，在遥远的低地我的伙计）

“Oh——Oh——Oh——”

“Oh——Oh——Oh——”

“Oh——Oh——Oh——”

“Oh——Oh——Oh——”

船歌，响亮的船歌。

或许一个人的单唱只是怪异的嚎叫。但几十人，上百人一起唱，就能让每个人都产生共鸣，甚至整个“愚人号”都在发出低低的震动，像是要加入他们般。

在船歌之下，相爱的两个人彼此相拥。他们的嘴唇交织在一起，他们的身躯嵌入彼此的怀抱，他们的爱都融进对方的意识中。在那一刻，在整艘“愚人号”的见证和祝福下，他们实现了属于他们的幸福。虽然与他们的畅想相去甚远，但那确实是微小的，短暂的幸福。

大厨和学徒们端着一盘盘佳肴穿梭在宾客之间，每个人都大快朵颐着这难得的美味。人们大口喝着陈年的佳酿，其中一些甚至忘记了使用刀叉，一手抄起肉块，另一只手握着酒杯，一边大吼着什么可以拿来吹嘘的故事。一切言语终归对阿方索的赞颂，人们大笑着歌唱他们的船长和大副的爱情。

阿方索站在讲台后面，握着加西亚的手。他的眼里没有任何杂质，只有他面前洁白如雪、戴着刚刚由他亲手赠与的冠冕的爱人，和已经溢出眼眶的爱。

如果，如果这一刻能成为永恒，永远地——永远地——

一阵马嘶打破了欢乐的氛围。所有船员都站了起来。阿方索也不例外，他把加西亚护在身后，右手握住了佩剑的剑柄，正如他数年来每天都要做的一样——

教堂大门砰地打开，传来了传令兵的叫声。

“它们来了，它们来了！”

“他妈的，好死不死居然挑这个时候。”

铿的一声，利刃出鞘。

“我们的邻居看我们吃的不够尽兴，自己送上门啦！”

“哈哈哈哈哈！”

剑风破空，直指战场。

“狩猎！狩猎开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看着涌动的船员们，阿方索回头看着刚刚与他誓约的爱人。

“加西亚，你就在这等我。用你的曲子等我回来！我们一定要大吃一顿！”

加西亚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钢琴凳上，手指在黑与白之间游走。或铿锵或悠扬的音乐在“愚人号”中回响。

恍惚之间，加西亚抬起头。哀怨的眼神划过教堂中的一切——身体生长出非人的肢体，被触手和藤壶掩盖着俊俏面容的船员们；零零散散，散落在长椅之间的海怪碎肉和体液；点缀在血色红毯，散发着些许海腥味的白色鳞片；教堂的角落里，那排列整齐的船员帽；还有站在队伍最前面的，礼服被异样的左臂刺破的阿方索。

不知是哪里来的海风，扬起了加西亚的头纱。

那早已失去湛蓝颜色的眼眸中，落下了一滴浑浊的泪。

（责任编辑：黑子）



舞者

◎ 月琉璃

“这一次送信的目的是东国，你的家乡。”

【AM 5:14/罗德岛舰桥】

少女的衣角随风飘动，她抬起手轻轻拨弄吹到眼前的发丝，小心翼翼的将其束回耳后。

“今天天气不错，风向也很好，适宜飞行。”

她从上衣口袋中举出了耳机戴上。这是很少见的动作，以往她总是迫不及待的朝我挥手，问我要不要带什么特别的東西。

“可颂干员让我叮嘱你，不要忘记涂唇膏。”我顿了顿，低头想想还有什么需要嘱托。

“博士，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次我会主动要求去东国送信。”少女似乎没有耐心再听下去，转身慢慢的走向舰桥的末端。她的步伐远没有之前的信心满满，小腿似乎在轻轻颤抖。和以往一样，她张开双臂，感受风的速度。

“嗯？”

她回头，或许是朝霞的缘故，脸颊微微泛红。

“博士想听作为信使的答案，还是安心院安洁莉娜呢？”

还没有来得及作答，清晨的第一束阳光刺破雾霭。被光亮晃眼的瞬间，女孩已经跃入云海——舰桥上似乎还残留着淡淡的酸橙味。

“一路小心，安洁莉娜干员。”

钟声

安洁莉娜脚尖轻点，慢慢落在钟楼上。

钟楼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处，说整座城市以其为圆心建立起来也不为过。以往快要放学时的她总是不由自主的扭头望向窗外，期待着从林林总总的大厦间，传递来象征着放学的四声钟声。

不过这都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更熟悉的地方应该是叙古拉。她熟悉那里风的味道，每一条捷径都了若指掌。她还记得当初，罗德岛的干员也是花了好久才在某条鲜为人知的小路拦住了自己，发出了邀请函。

信已经都送完了，但还有很多时间。安洁莉娜在塔钟旁坐下，双腿在空中有节奏的晃动。

耳机里的女孩不知疲倦

的为她唱着歌，夕阳挥洒把整座城市染成麦穗般的金黄，她朝前伸出手，似乎想要把高楼大厦握在手心。

刚到叙古拉的时候，安洁莉娜就对罗德岛有所耳闻：明面上的制药公司，有很多感染者雇员，会救治严重的病人……不过她从来都没有想过，其会和自己牵扯关系——她的病症没有严重到需要长期就医，对于自己信使的新身份也很满足。

只是那位罗德岛干员提出的条件太过丰厚。

“安心院安洁莉娜小姐，加入罗德岛后，您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这里会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你交流，会有更多充裕自由可供个人支配的时间。我们还会尽可能的减轻矿石病给您带来的痛苦——治疗当然不是免费的，不过入职干员也有薪水。”

安洁的手轻轻按捏落在耳边的发丝，掩饰着自己有些心动的模样，直到……

“你可以回归你这个年纪该拥有的生活。”干员看穿了安洁莉娜的少女心思，悄悄改变了称谓，亮出了手里的王牌。

听到这里，安洁莉娜几乎下意识点点头。她双手接过登记的表格，慢慢登上罗德岛的舰桥。自此，罗德岛成为自己的第二个家：这里



有朋友；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空闲悠然的时光；有安心院安洁莉娜，没有前缀，没有笼统的称呼。

“感染者”

安洁莉娜很快度过了新人期。罗德岛也有很多的信使，其中不少天灾信使更是大名鼎鼎。

和她最熟络的，是来自企鹅物流的可颂。她在安洁莉娜面前全无前辈的架子，或是热心的教导女孩如何成为更好的信使，或是在吃饭逛街时讲起自己的信使见闻以及企鹅物流内部的“秘辛”。当听闻企鹅物流还有一位更厉害的信使“莫斯提马”时，她表示哪天一定要和可颂一起去见识一下。

除去出勤训练，罗德岛上每周都会有专门的教员来讲习。她好像又回到了熟悉的高中生涯——带上她久违的学生手提包，把心爱的吊饰挂上拉链，在错综复杂的通道里穿梭，前往用作教室的舱室。

不出一个月，她就把罗德岛大大小小的通道都摸得一清二楚。若说第一熟悉的地方是叙拉古，那么罗德岛已经可以排到第二。至于她的出生地东国，只能排在第三了。

想到这里，安洁莉娜自

嘲的笑着摇头，她对东国实在不如叙拉古和罗德岛熟悉，刚才送信时还走错了路。

自从逃离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叙古拉和罗德岛的时候，她也总是刻意的回避需要前往东国的安排。安洁莉娜还没有做好准备以面对自己的过往，不辞而别的父母。那本被她藏在桌肚里的本子，也没有写到最后一页。

厚重绵长的钟声忽然在安洁莉娜耳边炸响，惊得她差点摔下钟楼。她回过神，连忙轻轻拍拍自己的脸。和她一同停留在钟楼上的白鸽们也纷纷扬起翅膀，融入黄澄澄的城市中。

“来了。”她轻声说，声音被呼啸而过的风吹走。安洁莉娜在这里发呆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听一听钟声——四点钟的，象征放学归家的钟声。

安洁莉娜摘掉耳机，按下了播放器的暂停键，闭上双眼。

这里的塔钟不同于东国随处可见的人力撞钟，其以莱塔尼亚的魔术驱动，以确保大钟每次都在准点敲响，每声都是相同的频率。

这座塔楼的年岁比安洁莉娜还要大，它建造于那个黄金的时代。当时的市长亲自去迎接来自莱塔尼斯的术士们，带着他们站在城市的

中央。他自豪的用高音喇叭向聚集的年轻男女们宣布，这座四面墙壁全部用金色装饰的钟塔，将是我们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无论你在城市的哪个角落，抬起头都可以看到它。

如今烫金的墙壁早已被风雨侵蚀，一如那个金黄色的时代般落幕。当时剪彩仪式上雀跃的男女们如今都有了家室，他们之中也包括了他们的父母。这些人的脸上布满皱纹，总是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过钟楼，只有准点的时候才会抬起头，看一眼这辉煌一时的金色建筑。

铛。短暂的停顿后，第二声也敲响。

铛，铛。第三声，第四声。

齿轮复位，激活的单元也停止运转，只剩下滴滴答答微不可闻的计时声。站在塔钟旁的女孩也不见踪影，和白鸽一样被金色的晚霞吞没。

City Pop

东国国立高等学校，知名学府，升学率高，和国际接轨。

少年少女们三三两两的从教学楼中走出，校服上佩戴的校徽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女孩们眼神清澈，一扫上课时的疲惫，蹦跳着走出校门，讨论着最新的绯闻，



新出的歌曲和今年流行的衣服。

安洁莉娜是这么熟悉这样的生活，就算突然加入几位学龄少女之间谈话，也不会引起任何骚乱和不满。这是她的过去，是她本该拥有的青春岁月。

直到那个昏昏欲睡的午后，耷拉的手不经意间摸到了大腿上狰狞可怖的黑色结晶。

最后一批学生离开后，校园又安静下来。安洁莉娜巧妙的避开警卫，推开了教学楼的玻璃大门。随着清脆的脚步声在教学楼内回响，她顺着楼梯向上。

“东西应该已经被处理掉了吧？”想到这里，她还是不免有些失落。安洁莉娜摇了摇头，平稳着呼吸轻轻推开了教室的门。

第六排第四列，靠窗的角落，桌面干干净净，椅子也塞的严实。许久没有用过的缘故，桌面上布满灰尘。她把椅子轻轻拉出，蹲下来看向桌肚。

“喔。”安洁莉娜忍不住惊呼一声——抽屉里的书整整齐齐摆放着，收集的卡贴布偶也依旧躺在书旁。她一本一本的把书拿出来，翻开扉页——上面飘扬的字体正是自己的亲笔所写。那些夹在书里的字条也还在，最深处的日记和最爱的唱片正安

静的等着主人回来。

好像她明天早晨便会踏进教室和同学道早安，从未离开这座城市般。

安洁莉娜小心翼翼的拿出唱片，就像当初她第一次将其从货架上拿下来一样。这并不是最近的流行乐曲，也不是日落即逝的专辑。这是一张连包装都透着古旧气息的唱片，封面上的摆出唱跳姿势的女人是自己父母辈



曾热切追捧过的偶像。这是一个时代落幕，最后的尚存之物，这些歌的结局也应该像那个金色的时代般慢慢沉于大海。

可自己就是偏执的喜欢这类音乐，现在的耳机里也一首一首的留存着。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少女青涩的嗓音呈现只属于那个时代的金色，代表着她们和那个时代一样金色的友谊。

她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这样风格的乐曲了。她曾在朋友们惊诧的注目下，拿起被老板放着吃灰

的光碟，自己独自一人带着耳机轻轻哼唱。安洁莉娜的其他兴趣和爱好都紧跟潮流不甘落后，唯独这点一直在原地轻轻踏步。

记得有一次，对自己暗生情愫的男生在鞋柜处鼓足勇气拦住自己。他身上的校服是昨晚认真烫过的，和他的站姿一样笔挺。男生努力的深呼吸让自己保持镇定，开口问道。

“你，你喜欢听什么歌？”

在和白金聊到这里时，安洁莉娜坦率的吐了吐舌头承认，当时的回答的确有恶作剧的嫌疑，不过她还是希望能有人和自己一样喜欢听这类音乐。不过很可惜，当她报出自己喜欢的几首歌时，男孩的脸上瞬间写满了疑惑和惊讶。他不小心露出口袋的小抄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日落即逝的歌名和介绍，可这一切都和自己说的对不上号。

男孩微微低下头，大概是不想让自己看出他的慌乱。他还在努力，牟足了劲想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创造的共同话题，不过很遗憾。

说到这里时白金眯着眼睛露出了微笑，“你将军了。”

“这就是我的爱好，不用勉强哦，如果实在不喜欢也没有关系的。”安洁莉娜关上鞋柜，轻踏两下走到男孩身边，为这段可能开始的交



往画上休止符。

“其实当时如果把身边带着的唱片给他展示，我想他也不会拒绝——说不定我们就在一起了，享受甜蜜的玫瑰色校园生活。”

“然后就因为矿石病，上演不得分离的悲剧。”白金站起身，把曲奇塞到自己嘴里。“所以这样不也挺好。我们在没有任务的午后一起喝下午茶吃曲奇，欣赏旧时代的音乐。”

想到这里，安洁莉娜的眼眸还是黯淡了几分。她早就坦率的接受了得病的事实，接受了新的职业和新的家。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会在床上辗转反侧，借着淡淡的月光看着挂在书桌旁的学生卡，怀念着她本该拥有的青春。

她的左手轻轻的抚摸着大腿，隔着布料也能感受到结晶可怖的嶙峋。即便治好了，自己也没有办法再回归这种生活了。

炎国一位文豪说过，“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安洁莉娜轻轻摸了摸眼角。没有想象中的湿润，却还是感觉干涩。

在那个梨花带雨的午后，站在陌生的街头，训练带来的肌肉酸痛每分每秒都刺激着自己的神经。不知道该去哪里寻回丢失的信件而掩面痛哭，接过可颂递过来

的手帕时，她就暗下决心，要更加的努力学习，不再因自己的弱小流泪。

走廊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没有在前面的教室停顿。隐隐传来的说话声似乎是自己有印象的声音。安洁莉娜把唱片塞回桌肚中，尽量让它保持着自己拿出时的位置。她将椅子归位，随后拉开窗户。

她不愿以现在的姿态面对往日的同学，哪怕她们或许在等自己回来，等有一天自己又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一起谈论最新的化妆品。

相见不如怀念。

沃尔珀少女们拉开教室的门，其中一人匆匆跑到自己座位上，找到了自己的手机。

“太好了，果然是落在学校里了。”女孩握着自己的手机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找到就好。嗯？后面的窗户，竟然没有关好就走了。”另一个女孩摇着头走到窗户前美好上锁。“晚上会有暴雨呢。”

[PRTS广告推荐]

酸橙味的保湿唇膏；

旷野中的风与夜晚的城市一样干燥。

Bye Bye 霓虹

华灯初上，夜晚的城市是属于年轻人的。

安洁莉娜尽量避开熙熙攘攘的闹市街，努力回忆着过去常走的僻静小道。虽说如今矿石病已经被证明不会通过一般接触或者空气感染，但民众仍对矿石病人退避三舍，不敢与其接触。她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观念——想必就算是罗德岛，莱茵生命这样的医疗公司也束手无策吧。

没有感染前的自己，也会畏惧缩在人群后面规避着矿石病患者。谁能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只能在见不了光的小道上踱步呢？安洁莉娜抽了抽鼻子，刚才闻到的烤肉香真是太诱人了，就是能让减肥者也产生大快朵颐冲动的烤肉店，真想再去吃一次。

她重新戴上耳机，欢快的歌声让心神又安定下来。“就快到了。”她轻声说。眼前明亮起来，周遭也渐渐响起热闹的人声，这里的房子和闹市区只有一墙之隔。安洁莉娜抬起手，有些不放心的再数了一下。

从东边开始数一，二，三。

就是这里。

安洁莉娜看到了墙上的门牌。原本烫金的外壳剥落，露出了暗红色的铁锈。父亲的车也停在车库中，小花园中的绿植倒不像记忆中修剪的那般平整，看起来已经有



些日子没有打理了，杂草沿着栏杆一直伸到了外围。

她有些讶异——妈妈最见不得花园杂乱了，她每个月除了请专人护理外，自己也会拿起剪刀修剪花草。

她轻送翻过围栏，沿着石子小路慢慢的走。透过窗户，她看到客厅亮着温暖的橙色的光，食物的香气也顺着飘出来。尽管之前已经在快餐店吃了晚饭，闻到这熟悉的香味时，肚子还是不争气的咕咕叫了起来。

安洁莉娜慢慢登上台阶站定，手悬在空中做出敲门的手势，可是迟迟没有落下。

天色越来越暗，乌云在空中聚拢，遮住月亮。客厅的灯挥洒着暖和的白光，交谈声也愈发清晰。

“今天有她的消息吗？”

“没有。”谈话声戛然而止，只剩下了汤勺碰撞碗的声音。

她自己也见过那些无助的男人女人，站在闹市区的路口向来来往往的路人递黑白的寻人图纸，对每一个愿意接下的人微微鞠躬说谢谢。那些人的嘴唇干裂，可放在脚边的水迟迟不愿意喝一口。自己走后了，父母一定也像这般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问遍了所有的老师同学，发放无数寻人启事。

该回家了，父母是自己最坚实的后盾，只要一家人

在一起，再艰难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她的冲动在催促，催促她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回到父母身边，回到温暖中。

那带着肉香的和煦灯光，正在朝自己招手。只要自己轻轻扣门，开门迎接自己的一定是一对包含惊诧和惊喜的拥抱。

安洁莉娜恍恍惚惚的上前一步，悬在空中的手慢慢落下，隔着布料轻轻揉着大腿，感受着粗糙冰冷的源石结晶：这丑陋的东西攀附在自己的大腿上，宣告着自己再也不是普通人。

她是人见人怕的矿石病患者，拥有可怕源石技艺天赋的怪物。邻居如果知道自己傍领一个源石病患者，一定会举家搬迁。

父母会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什么苦也不怕。可是自己不希望这样，父亲的稳定工作，母亲最喜欢的小花园，有那辆爱车和闹市区美味的烤肉，这些恐怕都会随着自己的回归而消失无影无踪。她不愿意让这属于父母的一切都变成泡影。

她想要的，期待的，是正常的，是和过去一样的平静。而现在无论是自己和父母，尚能维持这样的生活，她也不愿意去打破。

可是内心总是有一种冲动，想要回到温暖的灯光下。

安洁莉娜拉开挎包，里面放着最后一封信，没有封口和署名。这是她自己的信，作为信使，这是第一次送出自己亲笔的信件。

这竟然是一封寄向过去的信，是不是算信使的失职呢？她摇摇头，弯下腰把信放在大门前的地毯上。

该回家了。

那位沃尔珀少女说的没有错，今夜果然有雨。安洁莉娜抬起头，夜空被灯光映照成橘红，豆大的雨点落在石子的地上叮当作响。她小跑着进入车库，按着记忆扯下父亲挂在墙上的雨披，按着原先的位置翻出栏杆，耳机里的歌声也进入了短暂的停顿。

电流的沙沙声过后，少女悦耳活力的嗓音重新在耳边响起。

“这里是空。来自企鹅物流信使，MSR的偶像，空！安洁莉娜亲，这是可颂让我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哦，这不仅仅是她的祝福，也是我们全企鹅物流的祝福。”

背景里还有一些嘈杂的声响，大概说着“下次生日派对要来企鹅物流总部”“请你吃苹果派”之类的喊叫。

“那最后一首歌，你最喜欢的‘秋绪’，祝你生日快乐，安心院安洁莉娜。”

熟悉的节奏响起。这首歌她听了上千遍，连谱子都



可以一字不落的抄录下来。可唯独这一次，这一份，是可颂送给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日礼物，只属于她的歌，满怀朋友深深的祝福。

安洁莉娜忍不住跟着节奏加快了步伐，毫不在意溅起的水花会弄脏昨天精心擦洗的鞋子。她雀跃着踮起脚尖，头罩下棕色的头发随风飘扬，飞入霓虹漂染成的橘色夜空中。

明天还有作战训练和学习课程呢。

秋，还会继续

“欢迎回来，一切顺利吗？”

博士像是算准了她回来的时间。当安洁莉娜甩着湿漉漉的头发越上舰桥时，就看见他拿着干毛巾等在这里。

“当然哦，谢谢博士。”她接过毛巾，道了声谢就准备朝里面走。

“关于上午的问题。”博士的声音一如既往，听不出一丝喜悦或者激动，甚至连罗德岛中的一些机器都比其要更有感情。“不可以两个答案都听？”

“身上被雨淋湿了，想快点洗澡，所以只能说一个喽。”

“那就等你洗好澡，明天来我的办公室值班时慢慢和

我说吧。晚安，安洁莉娜。”博士没有多做停留，带着毛巾离去。

“什么嘛？”她冲着博士的背影不满的做了鬼脸，也回到自己的房间。温热的水流洗去灰尘，也洗去了一天的疲惫。安洁莉娜盘起头发，心满意足的走出浴室。她打开书桌的灯，拿出了桌肚里的日记本，却没有翻开的意思。

“该怎么回答呢？”

翌日

【PM.17:14分/罗德岛博士办公室】

“尝尝新咖啡机泡出的咖啡，博士。”安洁莉娜把冒着热气的咖啡递到博士面前，在他旁边坐下，“然后仔细听我的答案哦。”

终章 / 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展信安

我现在在罗德岛，你们应该也有所耳闻，是一家制药公司。我接受了他们的治疗，如今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现在我是一名信使，请放心，我也有在继续学习哦。当然，每天的工作学习之余也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

现在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她叫可颂，是来自企鹅

物流的信使。她很照顾我，我们也一直会出去玩，等下次一定带她一起来家里。

关于矿石病，请不要太担心——罗德岛的医疗技术很发达，我的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至于治疗费用，凯尔希医生说可以从薪水里扣，所以也不必担心。

妈妈，不用怪爸爸。是我自己拒绝了他开车送我的。那天走的太急，如果更小心一点，就不会蹭到那辆野外回来的车。

对不起，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也原谅我现在不敢面对您们，只敢写信向你们报平安。

我的人生轨迹已经被矿石病打乱，我不想我们一家的轨迹也就此陷入混乱。

请原谅女儿的自私。

我现在在罗德岛过得很好，在信封里还有几张照片，是我和朋友的。

等下次罗德岛再靠近东国时，我一定会站到你们面前，穿上最棒的信使工作服，让你们看看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信使。

我爱你们。

很想你们。无时无刻。

妈妈，不要忘记打理花园。

Angelina

Rhodes Island

（责任编辑：广英）



Artist: LOFTER@半只祈鸢

身穿长裙的女性立在一面等身镜前，宛如一尊雕塑。

镜中的修女歪了歪头，迷茫与疑惑交织为一张美丽的脸庞。

你…是谁？

我是你的幽灵，是你光下的阴影。

她抬起了手，似在邀约，似是排斥。

要舞一曲吗？

修女以笑容应答。她同样抬起手，行了一礼。

那便，舞一曲吧。

白骨筑台，繁星弥天，歌曲于心中鸣响。

血肉轻声嗡鸣，似在应和。群星俯首，它们黯然失色。

她的舞伴紧紧地跟随她的舞步，犹如一只可怜的提线木偶。

她缓缓地停下舞步，双眉微皱，似在不满舞伴的呆笨。

二人沉默对视，她轻声叹息。

梦该醒了，劳伦缇娜。

纤长的手指轻轻地点在镜面，二人指尖相触。

碎裂的幻梦如纤柔的尘，从她的指间滑落。无意义的死物四分五裂，消失无踪。

她不愿归属深溟，她无需他人赋予。

她是劳伦缇娜，她即自我。



Artist: LOFTER@半只祈鸾

我是谁？
他的脸变成了奇特的形状。
在人类的情感中，这似乎叫…恐惧？

这就是恐惧吗？我记下了。
那么…你在恐惧什么？
他冲了过来，扼住了我的喉咙，将我扑倒。

他要干什么？他要…杀了我吗？我开始思考，像人类一样思考。

一些碎片盘桓在我的脑中。
似乎有人称呼我…斯卡蒂？

斯卡蒂，斯卡蒂，好陌生的名字啊。

看来，她不是我。
熟悉的气息从他的身上传来。
他是我的血亲？他是我的血亲。

我们血脉相连。
我轻轻地拥住了他，他没有挣扎。

音符从我的喉中跃出，化作歌谣。和我…在一起吧。

潮涌，潮枯。他融入了我，我们永不分离。

我的意识似已升华。我俯瞰静谧的大地。

我是谁？

…

我是伊莎玛拉。
Ishar-mia





我没有多少本领，学习可能是最擅长的事

我曾被保护得很好，直到山也倒塌

一览无余的是无数路口与交汇洋流

逆水游曳 乘风扶摇

承认自己能力有限

接受人类复杂多变

理解你我路途有别

原谅世间情绪万千

数万次试验证明我的平凡

数万次实践证实我的不同

“人类将稀少的东西称作美德”

生长于此 立命于此

“我因见闻许多

渡过它的苦 尝过它的乐

我望见闻更多

缝补它的伤 坚强它的魄”

提起了剑与灯 维系着塔与船

经文与律法指导我正义是什么

经验与思索指引我正义怎样做

顺水合流 迎风越疆

被保护者殊途同归

从今以后我们是 大地的眼睛

注视着人间苦乐

照耀着文明远航



短歌：大地之眼 海燕与孔雀鱼的

◎ 亲爱的树鸚



猫咪奶奶

◎ 亲爱的树鸚

猫咪奶奶说：“我什么都知道。”



猫咪奶奶走过多少路？
没有人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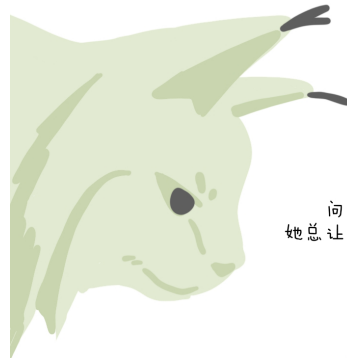
她穿越沙漠，救下小鸟

她途经草丛，送别老熊

她走进雪地，激战猎人



她悄悄离开了，像个超级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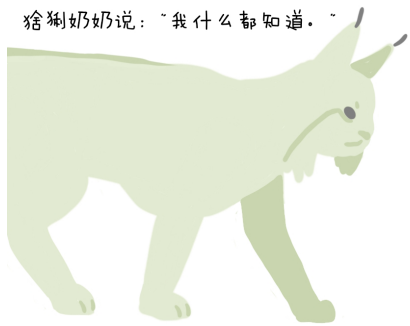


问题的答案
她总让他们自己寻找



而当孩子也有了孩子，

猫咪奶奶说：“我什么都知道。”



猫咪奶奶多少岁了？没有人知道。



猫咪奶奶接受了
照顾他们的请求



孩子的情愫
在她眼里太稚嫩，太微小

孩子们说，猫咪奶奶

有时候像太阳，



有时候像石头



獭狸奶奶一直在流浪。

大地的故事周而复始。

獭狸的脚步从不停留。

直到她收到了一封信。

信上写着：

我希望这艘船，
罗德岛，
能成为你的家。

——启航吧。

獭狸奶奶也许过于严厉了。
教育孩子的任务，就交给你吧。



她守望着大地

而你守望着她

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吧



征稿启事

《回归线》(英文 *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论坛, 以及合作伙伴杜兰兹移动大学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杂志的内容涵盖广泛, 无论是长篇或短篇的小说, 插画、漫画、摄影作品, 或是对泰拉大陆的科学 research, 对游戏技术的探讨, 都有可能在这里出现。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本杂志的制作中来, 如果您对制作一个属于方舟玩家的杂志感兴趣的话, 欢迎联系我们。

您可以直接在泰讯内发帖或将作品发送到收稿邮箱中, 我们将会选择优秀作品 (不限于同人作品), 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发表在杂志中 (请注意, 您通过邮件投稿视为您已经同意我们在杂志发表您的作品)。

收稿邮箱: TCA_doc@163.com

期待您的作品, 也欢迎您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回归线

